

臥龍生著

龍鳳

恩仇

上册



Z01171947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天生丽质招奇祸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章 骨肉流散道路中…………… (27)
- 第三章 酒入愁肠愁更愁…………… (56)
- 第四章 一剑飞渡脂粉阵…………… (78)
- 第五章 母讯茫茫象大海…………… (105)
- 第六章 奔雷剑天下无敌…………… (134)
- 第七章 退敌无计师父出马…………… (180)
- 第八章 池藕红花茎莲叶…………… (221)

## 第一章 天生丽质招奇祸

大凉山下，金沙江畔，雷波城郊，罗浮村中，住着一户人家，他是奔雷剑雷天洪夫妇二人，隐居于此。

这家在罗浮村的村尾，傍山近水，门前修竹千竿，四周溪流萦绕，绿波潺潺，越显得水木清华，风景幽胜。

雷天洪这奔雷剑法，乃是得自一代剑客上官虹所传。

原来那上官虹乃魔剑老人之徒，因上官虹追杀赤炼人魔普狂夫，不但魔未除成，反而误中奸计，被普狂夫废去了他的双腿，幸为雷天洪所救，方始免于遭难。

这时，在罗浮村中突然出现两名怪人，一人身躯瘦削，身着道服，双目微红，他每天就绕着雷家住宅打转，另一人则为一苍发老者，他似对那道士的行动特别注意。

罗浮村乃是一小小山村，自无客栈旅舍，那瘦削道人借居在一所破庙里，那苍发老者却借居在一处农家，不过他仍时时注意着那瘦削道士的行动。

一天晚上，虽然不是月黑风高，却也是乌云满天，有月而不明，整个雷宅都静寂无声，灯光且熄，本来山村中的人睡觉都较早。

二更过后，忽听一个鸭子的噪音喊道：“姓雷的听着，你妻苏萍与贫道前缘未尽，今来带她回去，但希请勿阻拦，否则贫道只有超渡你了。”

雷天洪乃是血性汉子，那能忍受得了，怒哼一声道：“好恶道，那得看你的能耐了。”

话声中，人已纵出窗外，振腕一抖，招走“一柱擎天”，顿时间，轰轰隆隆，如迅雷忽发。

那瘦削道士却是个识货的人，一听雷动，已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你是剑魔传人，可惜你功力大成，还降不住木道人。”

他话音方落，突听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赤炼人魔，你不就那点玩艺么？老夫却有点不信，凭着那两手邪功，竟可以作恶天下，我看你是自觅死路。”

随着话声，从竹林内走出来了那苍发老者，他双手紧握，走了出来。

赤炼人魔一打量那老者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萧老头，你倒追得紧，难道普大爷真的怕了你么？”

苍发老者哈哈笑道：“赤炼人魔，你真认为能胜过老夫，那就请动手。”说着双手一紧，迎面劈过去一掌。

此时的雷天洪，虽然武功不错，终因他少在江湖中奔走，经验太差，眼前家中来了两名武林高手，他已不知如何应付了，呆呆的发了怔。

就在这时，赤炼人魔普狂夫鬼眼一扫，见状心中一动，他知道自己的赤炼神功尚未练成，和对方对不得掌，否则赤炼内发，自己先受其害。

心中一动，斜瞟了雷天洪一眼，突然间身形一转，人已到了雷天洪的身后，赤炼掌用了十成功力，朝着雷天洪后背上猛力一推，冷笑道：“这一掌，你替我接了吧！”

雷天洪冷不防之下，被人全力一推，人就迎着那苍发老



太劈来的一掌，迎了上去。

只听“蓬朴”，跟着“哎呀”，一声惨叫，就见雷天洪已然在那苍发老人的手掌下，头脑迸裂，脑浆四溅，夫人也仆倒在老人的脚下，老人怔了，一时之间他不知如何是好。

就在这时，从房内冲出一个孕妇，她挺着个大肚子，连滚带爬仆倒在雷天洪的尸体上，放声大哭。

这情形入在那苍发老人眼中，他心中有说不出的内疚、心惭，眼前他不知是安慰的好，劝说的好。

那女人哭够多时，忽然抬起头来，怒瞪着那苍发老人，冷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杀我丈夫？”

苍发老人闻言一怔，呐呐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

他呐呐半天，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最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称呼，昂然道：“我是静湖老人，有事找我好了。”说完话，转身飞纵而走。

赤炼人魔普狂夫一见逼走了那苍发老人，就将劫走雷夫人之时，院中突然出现了一位老婆婆，她扶起了雷天洪的妻子苏萍，道：

“此处已成鬼域，奸人时刻觊觎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，等小孩生下来，还怕报仇无人么？”

说着，先在雷宅放起了一把火，然后带着苏萍走了。

赤炼人魔普狂夫看得双目都要冒出火来，但他自知不是人家的敌手，只有眼睁睁看着人家将美人儿带走，他也无可奈何。

那位老婆婆半扶半搀，带着那怀孕夫人离开了罗浮村，在深山之中找了一处洞穴，安置了雷夫人，并劝慰着道：

“令夫已经死了，雷夫人你要节哀，等你生产下来，不论是男是女，大仇总可以报回的。”  
雷夫人亦非世俗儿女，闻言细想之下，也只有如此，从此她就在那老婆婆照顾下安心待产，约经大半个月之后，瓜熟蒂落，雷夫人一胎产下两名女婴。

老婆婆笑对她道：“你这长女归我，由我老婆子收在门下，待将来艺成，你夫之仇就可报了。”

我现在给你留下一卷剑笈，等你小女长成，好好教她，等她们姊妹剑成，何愁大仇不能报。”

产后虚弱的雷夫人，她心中是万分不愿意，但衡量眼前情势，夫仇欲报，儿女俗养，她又不得不点头答应。

那老婆婆又将她安顿了一番之后，方始带着那大女婴走了。

在这时，那赤炼人魔普狂夫并没有放弃雷天洪夫人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雷夫人已是天下少有的美色，他必须得到而止。他找遍了附近的名山大川，山谷幽洞，最后，他终于在邛崃山穹风谷找到了这位夫人，他在情欲冲动之下，就抱住雷夫人求欢。

雷夫人拼命的挣扎呼叫，惊动了隐居此谷的静湖先生，他闻声赶了过来，却惊走了赤炼人魔普狂夫。

再说静湖先生萧子明，因在雷宅误伤了奔雷剑雷天洪之后，心中十分颓丧，游兴大减，也就自回家去。

他家住在岷江上游，又名雒江的江边，一处渔村。

他有一子名叫萧清，虽然也有一身的功夫，但却是在捕鱼为生。

一天，他在捕鱼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听见竹林内有刀剑击撞之声，他慢慢走近窥观，见这片竹林，半临陆地半临江，有四名女人在斗剑。

三个人打一个人，被打的那女人一直在哀求，道：“三位师姐，你们何苦这样逼我呢？我为了一生的清白，我不得离开莽苍呀！”

三女中一人道：“三妹，不是我们逼你，实在是师命难违呀！”

那女人叱道：“二姐，你还没有受够，白天是他的徒弟，晚上是他的姬妾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”

就在这时候，萧清正好赶到，放下渔篓，扑上前去，叱道：“干什么？打劫吗？”

三女一见进来了一名渔郎，相视一笑，收剑而走，留下那一女子，就被萧清接在家内，一问之下她名叫方玉柔。

萧清人本潇洒，生性又爽直，而且家中又无其他闲杂人等，于是就留下了方玉柔，他还是一样的日出而作，日息而休，并无一丝邪念。

不过，这男女二人日相厮磨，就难免生情，半年之后，二人就结婚了，恰在这时，静湖老人也回来了。

方玉柔自然要拜见老人家，并说出自己乃是赤炼人魔之徒，因不愿被师父奸污，所以才逃出了魔宫，原被师姐们追到，因萧公子的出手相救，始才得免。

须知那静湖老人侠义为怀，听他说出来由，自是答应收容，何况老人膝下有子未娶，见方玉柔出污泥而不染，人更秀美，更起了纳媳之心。

方玉柔本是武林儿女，自无闺阁之女那样的腼腆，自忖

已是二八年华，已该婚配的年龄了。

再说，又别无投奔之处，女儿家浪迹江湖，岂是了局。而且赤炼人魔岂肯就此甘休，又是那渔郎萧清英俊不群，心中已是千肯万肯的了，一生之后，便生下了萧俊。就在这时候，赤炼人魔已闻报赶来，但他在静湖老人手下仍然不是敌手，于是就在静湖老人父子两人的痛惩之下，受伤逃去。

那赤炼人魔逃回到莽苍山魔窟，自不甘休，但心中知道自己已非静湖老人敌手，这才闭关十四年，将赤炼毒掌练成之后，立刻赶往萧家。

甫一照面，先就将萧清毙在他那赤炼毒掌之下，才待要向方玉柔下毒手，忽然发现他这位女弟子虽然年纪已过三十，但盛开的花朵，自胜过含苞蓓蕾，美艳更胜当年，这魔头不禁色心又起，便打算将她掳回莽苍享受，故尔未曾施展其赤炼毒掌。

要知方玉柔幼年时，武功已然不弱，又知这魔头早晚仍要寻来，是以她虽然结婚生子，武功亦未搁下，且又是丈夫处，尽得静湖老人的武功，赤炼人魔普狂夫才施展毒着，一时之间竟然奈何她不得。

但是那赤炼人魔不是不肯出手，皆因他掌有奇毒，生怕伤了他，当下便命手下三名妖姬，也可以说是他另外三个徒弟，务必要将她生擒。

虽然时隔十四年，方玉柔的武功大有进步，她那三个师妹个个的武功也多有进境，方玉柔以一敌三，苦撑多时，便伤在她大师姊一掌之下。

这时的方玉柔眼见丈夫已死，可说是痛不欲生，她本想



一死，从丈夫于地下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孩子萧俊，他不能死。

自己若就此一死，他岂不也要同归于尽，萧氏门中岂不断了香烟，她想到这里，当下猛的一咬牙，翻身逃入室中。

须知方玉柔心思细密，且她无时无刻不在防赤炼人魔前来，故尔早在她房中预先掘了地道。

今日闻警之时，生怕萧俊与赤炼人魔照面，在出室之时，就先点了孩儿的穴道。

此刻，方玉柔奔进房去，抢了萧俊，即钻入地道中，狂奔逃走。

方玉柔行动快捷如风，虽在她内腑受伤之下，仍然狂奔而逃。

赤炼人魔虽然发现了地道，但他怕中了暗算，所以未敢向地道中去追，因他知道静湖老人隐于邛崃风谷中，他知道方玉柔必向邛崃山逃去，便沿途追踪。

方玉柔迂迴绕道，在途中走了一个多月，她日伏夜行，便有一多半时间，是在无人烟的深山之中奔逃，别说她在逃时，身边未带银两，即是带得有，在这深山之中也无处买去。

一路之上，只靠到处采摘野果充饥，而且她又在内伤之下，是以时才一月，已是瘦得失去了人形。

又兼行走在荆棘丛莽之中，衣衫亦已破烂不堪，可怜她那孩儿萧俊，此刻已饿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。

他们的目的，只是寻到穹风谷，找到了静湖老人，即可脱险。

眼看着，他们又进入了邛崃山，萧俊却叫道：“娘啊！几时我们才到得穹风谷呀！”

萧俊只不过才有十二、三岁的一个小孩儿家，跟随在他娘身后，显然他这条小腿已抬不动了。

今日天刚亮，他们即已入山，翻过这邛崃一峰又一峰，一岭又一岭，此刻已是夕阳下山了，这么个面黄饥瘦的小孩儿，教他怎么还走得动。

那走在前面的是一位三、四十岁的妇人，正是方玉柔，她现在衣衫襤褸，斜阳影里，她背上背着一柄长剑，剑柄上却闪闪发光。

她闻声回头，两眼哀怜的望着那小孩儿，登时热泪夺眶而出，幽幽一叹，道：

“俊儿，穹风谷究在何处，连娘也不知道啊，我也只听你爹说过，入了邛崃山口，一直往南，便能寻得着的，那知走到现在……”

说着，方玉柔将头轻摇，她现在直似连摇头也有气无力。

她那脸色更是苍白得怕人，是这洪荒的古道，憔悴了她的颜面呢？还是病恹恹？虽然她身背宝剑，但却看不出她身有武功，两眼更是黯淡无神。

萧俊仰起着小脸，望着他娘，突然一把将他娘抱住，哭道：

“娘啊，我们别走了吧！瞧你的病更重啦！你要是有个好歹……”才说至此，更是哇的一声大哭。

方玉柔缓缓地抬起手来，抚摩着他的头顶，一双无神的眼，慢慢移向悠悠的苍穷，面颊之上早挂上两行珠泪。

是泪也快流干了么，一颗两颗，也仅只有一颗两颗，就听她轻轻悄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俊儿，娘这内伤如何还好得了，趁娘还有这口气在，能将你送到你爷爷处，娘虽死也瞑目了！”

“不！不！”萧俊两双小手将他娘抱得更紧，直跺着脚，哭嚷道：“娘！找到爷爷还不算，我要替爹爹和你报仇，我要娘亲眼看我报这大仇。”

萧俊一话未了，方玉柔脸上陡然变了颜色，本已是苍白的面上，变得更是乌青，眼中显出惊惧之色，一把堵住萧俊的嘴，急喘喘地道：

“俊儿，快别出声，我们好不容易逃出那赤炼人魔的毒手，这一路行来，沿途更是三番五次出现敌踪，若非娘机警，我母子早已无幸了，未找到你爷爷之前，我们还不能说已逃出虎口。”

那方玉柔说着，惊惧的目光不停的四处扫视。

那知她一言方了，崖上陡传下一声怪笑，笑声中，人影一晃，当地已多了个瘦削的怪人，他一身道装，两眼火红，露在袖处的两双手更红得发赤。

方玉柔在那怪笑之声方起，不知她那来的这股劲，倏忽将萧俊拖到身后，退步之间，跄跄踉踉响声嘹亮，只见斜阳晖里，一道霞光暴闪，原来她已将背上宝剑撤出！

只听那人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方玉柔，还不交出那孽种，束手就缚！”

虽只寥寥数语，其声之冷，令人不寒而慄，方玉柔早吓得又退了一步，但忽然一咬牙，厉声而颤，道：“你，你要赶尽杀绝，今天我便与你拼了！”话出，陡的一剑刺出。

显然这方玉柔手中是一把宝剑，那知那红眼怪道毫不放在心上，怪笑声中，肩头微颤，和方玉柔擦肩而过，其行如风，已向那萧俊抓到！

别看萧俊这小孩儿面黄肌瘦，却溜滑之极，就在那红眼怪道手指尚差着数寸之际，萧俊陡地一个翻滚，早已到了他娘身侧。

方玉柔见状，不禁透了一口凉气，两眼瞪得又圆又大，回剑倒赶千层浪，未转身，已反臂便扫，她又怒又骇，声音更是发颤，道：“赤炼人魔，你已要了他爹的命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连他这一点骨血也不放过。”

方玉柔已然是话不成声，倏忽间快攻三剑，适才看来风都可以吹得倒，此刻却如疯狂了一般，这三剑好生凌厉！

那赤炼人魔肩头微微一耸，两臂交相一拂，方玉柔三剑尽皆落空，冷冷的道：“方玉柔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哼，这句话你也不知！”

方玉柔挥剑抢扑，那赤炼人魔显然是更不还手，但却连他衣角也未粘上。

至此，方玉柔哭道：“赤炼人魔，就算是我背叛了你……”

她话语未了，那赤炼人魔不知怎地一矮身形，倏忽又已到了方玉柔身后，险险将萧俊那小孩儿抓个正着。

幸得那萧俊竟然身法也轻快之极，就崖边地势，霍的又是一个翻滚。

同时，方玉柔的宝剑恰也快速无比的截击到了，赤炼人魔才缩臂止步，又冷冷一笑道：

“你还盗我镇山宝剑，一十四年，哈哈，你一逃就是一



十年，哈哈，一十四年！”其声真个令人不寒而慄！

方玉柔连连退了两步，绝望的叫道：“俊儿！快逃！”话声中，霍的右手一扬，寒光疾射，才切齿道：“还你宝剑，背了你的我，便是千刀万剐，我也不皱眉，这孩子却有何罪？”

显然方玉柔明知手中空有宝剑，亦万万不是赤炼人魔的敌手，宝剑一出手，双手已将脸蒙着。

赤炼人魔右袖一扬，没抄没接，只微微一挡，霞光突敛，宝剑已落入他的手中，道：“孩子何罪，罪在他是孽种，嘿嘿！你想死，却没有那么容易！”

原来方玉柔双手蒙着脸，已向他一头撞来。

赤炼人魔右手一伸，已将方玉柔的一头秀发抓住，仰面哈哈大笑。

萧俊那小孩身法好生利落，胆子又大，此刻他非但不逃，反而倏的纵身一扑，方玉柔的秀发此际被赤炼人魔抓住，才两脚离空，萧俊已从他娘脚下一蹦，一声不响的向赤炼人魔一拳捣去。

他这一拳从下向上，赤炼人魔正仰面大笑，饶他是当今天下杀人不眨眼的最厉害的魔头，竟也被他捣了个正着！

赤炼人魔厉叫声中，左手一松，人也移后数尺。

方玉柔此刻已是披头散发，骇得心胆俱裂，早一把接着孩儿，她是想以自己一死，救丈夫身后这一点骨血。

那知她这孩子人小胆大，现下那还能有侥幸之心，赤炼人魔这一被激怒，母子两人只有死得更快了。

她在赤炼人魔杀她丈夫时，已然内伤甚重，此刻不过在苟延残喘，早晚亦是一死，只是这孩子……

赤炼人魔一声干笑，道：“这孽种小小年纪，倒得了他老子的真传，嘿嘿，我更留他不得了。”

萧俊在他母亲怀里，闻言突然一迸，他真个是不知天高地厚，须知赤炼人魔在十四年前，已是武林中人闻名丧胆了。

现今他又闭关一十四年，更将赤炼毒掌练成，相隔数尺，只要他遥遥一拍，敌对之人便立毙掌下，死者不伤不残，惟见赤炼绕体，端的是厉害歹毒之极。

这么个小孩儿，纵得武林绝学真传，岂敢向他寻仇！

他挣脱他娘的怀抱，哭嚷着道：“你再要伤我娘，我和你拼啦！”嚷叫着，两手握拳，已向赤炼人魔扑去。

方玉柔已吓得哭不出声来，就在萧俊人才纵起身来，她倏的一探臂，已将萧俊的腿肚抓住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母子两人登时倒在地上，而且顺着那山势的斜坡，直滚了下去。

那赤炼人魔今日若下煞手，不用施展赤炼毒掌，这母子两人已是没命了，皆因那方玉柔当年在赤炼人魔四个女弟子之中，年纪最小，人却最美。

这魔头不但是个人魔，而且还是个淫魔，全没些儿廉耻，更不雇那人伦，四个女弟子之中，三个先后俱已被他奸污，明是师徒，暗是狗男女。

那时，方玉柔年方十五不到，虽然出落得花朵儿一般，但含苞尚未放，譬如那未熟的果儿，擷得早了，岂不可惜。

赤炼人魔空自垂涎三尺，就是舍不得碰她，不料那方玉柔虽然生长淫窟魔窟，却知道廉耻。

渐渐大了，眼见师父和三个师妹，日夜宣淫，她自己又

羞又怕，自知早晚要被这淫魔师父奸污，终日喘喘，一日，趁着赤炼人魔练功之际，捉空儿逃出了魔窟。

那时，方玉柔年纪虽不大，却已从赤炼人处练了一身功夫，逃出魔窟之后，那赤炼人魔自是不会甘休，就率领着他那三个身兼妖姬的女徒弟，四出追寻。

方玉柔靠着她的慧黠机伶，东藏西躲，竟然躲过了两年，仍未被追到，后来虽被三位师姊追着，但经一番哭诉后，深得三位师姊的同情，替他隐瞒了下去。

但是赤炼人魔恼恨之极，才追到静湖老人处，赤炼人魔找到静湖老人处，却被他们父子联手打败而走。

于是，他回到莽苍魔府，才决心闭关十二年，练那赤炼毒掌。

现在，赤炼人魔他这是第三次找上萧家的，逼得方玉柔母子相抱，顺着山势向下滚落。

那山势是向左侧倾斜，甚是陡峭，再下，只见云雾飘缈，其深更不见底。

方玉柔觉着一股求生护子的本能，与赤炼人魔恶斗了一阵，早已力竭，那还止得住下落之势，双眼一闭，心道：“今天绝逃不出这魔头手去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与爱儿死在一处吧！”

不料下落之势陡然一停，跟着风声陡然，方玉柔赶紧睁眼一看，发觉身下有一块突出的大石，将身躯托住了，赤炼人魔已先她母子站在石上。

赤炼人魔阴恻恻的笑声才一入耳，只见一双红得发赤的手，已当头抓下。

方玉柔见状，惊得魂飞魄散，她死本不足惜，怕的是自

已落入这魔头之手，求死不得，那时还要被他所污，最可怕的是爱子绝无法幸免，他那只毒手抓下，爱子那还有命在。

心念转动之下，也不知那来的一股力量，她银牙一咬，霍的一翻身，本来那萧俊滚落至此之时，是在他娘身上。

赤炼人魔这一爪尚未抓来，方玉柔霍的一翻身，腾出左手，猛的一推，叫道：“俊儿，我母子不能死在一处了，你先走一步吧！”

那小孩子萧俊的身子，经她一推之下，他登时从大石右面直飞出去，那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。

赤炼人魔见状亦大出意外，又兼方玉柔为要救子，倏忽翻身，以背来受他的毒掌，赤炼人魔那会便要她的命，他抓得快，收得也快。

方玉柔在猛力推出孩儿之同时，便闭目受死，那知赤炼人魔怪声道：“哈哈，我倒可少费手脚！”

方玉柔闻声睁眼，恰见自己的孩儿，被她那猛可里一抛，竟已投入崖下去了，只见下面云雾之中，淡淡的一点黑影，一闪而没。

方玉柔登时像疯狂了一般，突然爬起身来，大笑道：“好啊！俊儿，你虽死，死得干干净净，乖孩儿，你慢走，娘陪你来啦！”

方玉柔早已是披头散发了，身边守着个赤炼人魔，她连看也不看一眼，脚下踉踉跄跄，两臂一伸，突向崖下扑去。

赤炼人魔那会让她死，嘿嘿一笑，左腿一探一勾，立将方玉柔扑出去的身体带了回来，两臂一伸，用臂弯将她接个正着。



要知赤炼人魔两手之上练有剧毒，若非戴有特制的皮手套，触人肌肤，那人亦会受毒，于是不敢用手去接。方玉柔虽如疯狂了一般，其实她神智并未全丧，便在她的身躯被赤炼人魔用脚勾回之时，忽听崖下陡然轰轰隆隆，有雷声传来。

赤炼人魔用臂弯将她接个正着，已哈哈大笑道：“美人儿，我岂有舍得你死的，乖乖随我回去葬苍，不出一月，别说你这点内伤，我举手便愈，而且还较你先前美艳，哈哈，还是一个娇娇滴滴，美美艳艳的一个人儿呢？”

赤炼人魔将她接住，已然淫心大起，臂弯一屈，早将她接得紧紧的。

这么一来，比死还要使她心胆俱裂，魄散魂飞，方玉柔鼓起最后一点力量，使劲挣扎，她的神志已接近疯狂之际，这么一用力，不但未曾挣脱赤炼人魔的怀抱，只听两耳陡然轰隆一声，眼前一黑，就此昏了过去。

回文再说方玉柔的爱子萧俊，被赤炼人魔劈落下那深不见底的悬崖，眨眼已投入那崖下云雾之中。

须知这萧俊乃是静湖老人萧子明之孙，年岁虽幼，却是从小便被调教得一身本领，因是年幼，功力较差而已，而他人小身轻，只见赤炼人魔两番出手，均未将他伤得，可知他轻身功夫已有造诣。

此时，他身在虚空，这一跌落下去，那还有命在，而且准得粉身碎骨，小孩儿萧俊他竟然心不慌乱，那浓云中虽不能看出数尺去，但他却忖度崖壁的方向，腰肢一拧，两臂倏伸，两脚跟着虚空一蹬，人已斜里向下射落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却在这刹那之间，萧俊下落之势已